

从驻演上海20年到漂洋过海去国外——

打破中国杂技的“次元壁”

曹玲娟

上海马戏城剧场里,惊险腾跃、沉浸体验……一部剧,20年,几乎每天都与观众见面。

2005年9月27日,杂技驻场秀《时空之旅》在上海马戏城首演。如今,《时空之旅》系列累计演出6400余场,票房收入达8.1亿元,接待观众610万人次,其中超七成是海外观众,来自73个国家和地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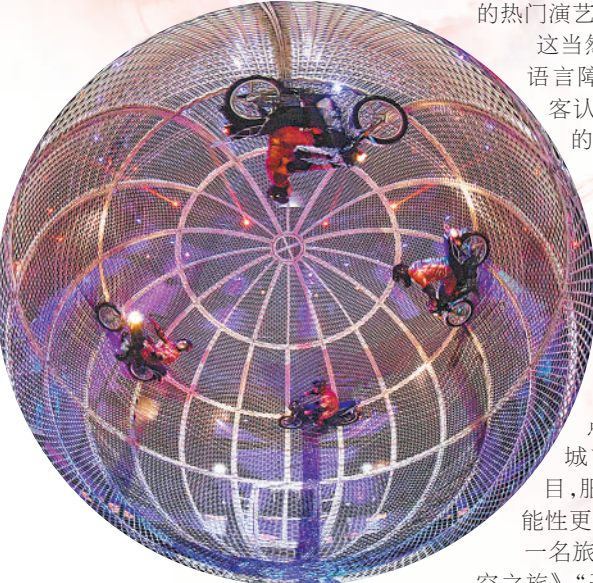
“20年来,《时空之旅》把当初的口号‘秀一个上海给世界看’,变成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实。更重要的是,我们也将继续‘秀一个新时代的中国给世界看’。”上海时空之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、上海杂技团团长梁弘钧说。

秀,精彩好看是基础。《时空之旅1》由中国和加拿大艺术家团队联合打造,自2005年9月首演,演出至2020年1月;2021年7月,时空之旅与法国凤凰马戏合作编创,推出系列新作《时空之旅2》,演出至今。

技术之拔尖,毋庸置疑。演出先后呈现过大跳板、抖杠、抖空竹等10余个摘得“金小丑奖”等国内外大奖的表演。剧中演员通力合作,用顶尖的技巧、极致的控制力,带给观众惊心动魄、扣人心弦的视觉体验。窄杠上翻转腾挪,绸吊中如蝴蝶翩飞,巨大钢球内摩托车花式飞驰,力与美、速度与激情交织……

艺术感同样满溢。舞台上,飞驰的快速列车,旋转中式会客厅,林立的高楼大厦、超大水幕、巨型镜墙……大小颠倒交错、古今中外融合,构筑出一个奇幻的世界。表演、道具、服装、音乐……犹如一块块严丝合缝的拼图,绘就融汇中西美学的画卷,杂技表演的“次元壁”就此打破。

“《时空之旅》是中国的,也是世界



▲《时空之旅2》摩托车特技表演现场剧照。 资料图片

的。它用现代艺术语言阐释中国传统杂技的精彩和难度,也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国的文化自信。”曾摘得“金小丑奖”的《时空之旅1》重要演员徐密乐感慨。

与传统景点不同,《时空之旅》演出地上海马戏城剧场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剧场。开演前,上海马戏城门口总是热闹非凡,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聚集在此。听工作人员介绍,每天有二十几辆大巴载着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来看演出。

据统计,入境上海的游客中,每30人就有1人观看过《时空之旅》。它已成为上海开放、创新、包容的城市品格滋养出的文化硕果,中外游客来到上海必“打卡”

的热门演艺项目。

这当然是杂技艺术的魅力——跨越语言障碍的表演,使其成为中外游客认识中国文化和上海城市文化的一个窗口。

充沛稳定的客流,同样得益于高质量的推广。京沪两地成立公司专门负责一个剧目,为《时空之旅》带来了稳定的运营。每到演出时,不仅剧场里人气十足,紧邻的商场也充满了国外观众的身影。“大部分文旅演艺是和景点景区结合,《时空之旅》是在城市中心剧场里开展的文旅项目,服务城市建设和商业配套的功能性更强。”梁弘钧谈道。

一名旅居上海的法国观众曾评价《时空之旅》:“开放、包容、自信,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上海,也是我所了解的中国。”《时空之旅》尤其受海外青少年的追捧,“没有这场演出,上海之旅就不算完整”。观众席上,我们常常能看到海外青少年兴奋的脸庞。他们为演员惊险的摩托车特技尖叫,为如梦似幻的水幕表演惊叹。

这张中国演艺金名片的背后,是整个时空之旅团队的辛勤付出,是一代代中国杂技人的薪火相传。负责顶缸节目的孔祥红,是《时空之旅1》的核心演员。2025年6月退休的他,如今在《时空之旅2》中扮演一位老者,将自己从小练就的绝活传给学生。

台上,上演着文化传承的故事;台下,一位位观众与这部剧共同成长,凝结成一份份独特的人生记忆。

看《时空之旅1》时,观众韩星宇只有5岁,被爸妈抱在怀中,笑逐颜开,与《时空

之旅1》的演员拍下一张合影,珍藏至今。15年后,韩星宇已是大学生,再次来观看《时空之旅2》,他说,这台节目给自己的震撼早已烙印在心中,“摩托车帅爆了。”韩星宇留下寄语,“希望《时空之旅2》越做越好,期待有‘续集’,有更多变化和精彩。”

“韩星宇们”的愿望正在实现——《时空之旅》20岁“生日”这天,宣布开启海外演出,其世界之旅将首先在泰国落地。

这台从诞生之初就打上了鲜明的中国烙印的演出,伴随着我国入境游市场的发展壮大一路“水涨船高”。现在,《时空之旅》漂洋过海,迈向更广阔的天地。

今年1月,时空之旅团队来到泰国曼谷。专题推介会上,当《时空之旅》的演出视频在大屏幕上播放时,台下135家泰国旅行社代表的惊叹声此起彼伏。不少代表团来过上海的旅行社代表主动向同行介绍——很多游客在上海观看该系列演出后,都觉得是行程中的难忘亮点。有泰国公司主动接洽,“这台节目在泰国民众中的知名度很高,《时空之旅》来泰国,我们很有信心。”

20年后,《时空之旅》再出发,要在更大的舞台上实现理想。梁弘钧透露,将在《时空之旅》的基础上推出面向海外市场新版本,“这将是一场精彩的中国秀”。创新,成就了《时空之旅》;持续的创新,推动它向更广阔的领域和维度挺进。以当下文旅大发展为契机,《时空之旅》正自信地走出上海,走出国门,秀一个新时代的中国给世界看。



戏曲创新,是精神的接续

曾小敏

有人问我,传统戏曲如何走进当代生活?我始终相信,传承是让千年文脉在当下焕发新的生机。

去年8月,我带着粤剧电影《渔国夫人》的推广曲《天下一心》,第一次站上《国风超有戏》的舞台。聚光灯下,我既希望呈现粤剧的千年韵味,又渴望让年轻观众感受这门艺术在当下的呼吸。令我欣喜的是,当传统唱腔与现代编曲交织在一起,我看到了台下专注明亮目光。他们让我真切地感受到:传统戏曲从未远离,它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与时代对话。《国风超有戏》正在用心搭建一座桥梁——让戏曲不仅持续展现经典的魅力,也在当代审美的土壤中生长。

今年,《国风超有戏·寻风季》全新升级,节目不再局限于舞台,而是走进大自然,走进山西的古村落、文化遗址与博物院,让创作回归文化的原生土壤。这不只是空间的转换,更是一种态度的回归——艺术,终究要扎根于土地。站在千百年前的“戏台”上演唱,风声、鸟鸣、远山皆成和声。

我们和节目组来到了广东云浮新兴县,在千年古郡中举办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。在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中,我与歌手张睿合作了一首《待你归来》。张睿虽然并不熟悉粤语,却以真诚深情的演绎,传递出粤歌的婉转情致。那一刻,我真实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包容性——它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愿意走近它的人。

国风音乐人组成的“寻风团”,将双铜、水袖、髯口等戏曲元素与流行音乐结合,把数板、矮子功等表演形式自然融入创作。这样的融合,是在理解与尊重之上的再生。

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排演粤剧《白蛇传·情》时的探索。我们在充分展示粤剧经典的唱腔、锣鼓和身段的同时,运用现代舞美与灯光,将白素贞的内心世界外化为可见的意象。无论“水漫金山”时,水袖在光影中舒展,波浪滔天的瞬间,还是古老唱腔与当代听众撞击出情感共振的时刻,我都深深体会到,真正的创新,是从形式到精神的转化。

我越来越意识到,守正是创新的前提。所谓守正,不是墨守成规,而是深入理解戏曲的声腔体系、美学原则与精神内核。近年来,我的粤歌作品实践,比如为庆祝改革开放创作的粤剧民歌《每个春天》,为粤剧电影《渔国夫人》创作的推广曲《天下一心》,为非遗传香创作的《最是女儿香》等,皆是以创新的表达方式,展现了粤剧在新时代的魅力,也凝聚着我们作为新时代戏曲人对传统文化持续的思考。当传统文化真正进入当代人的情感世界,发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,它才能更好地持续生长。

未来,我们仍需要在多个层面持续努力:更勇敢地探索跨界的表达方式,更广泛地拓展传播的路径,更开放地展开国际对话。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,但每一步都值得。

戏曲创新,是精神的接续。而这,也正是我们这一代戏曲人的使命——让传统的风吹向未来的路。

(作者为广东粤剧院院长)



本版邮箱:ysjbs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王 璿
版式设计:张芳曼

文学激发我的想象力

王亚彬

创作谈

舞剧《青衣》10周年纪念演出将登陆国家大剧院。将小说《青衣》改编成舞剧,我想这是我艺术人生中最好的“遇见”之一。

在北京舞蹈学院读书时,我选修了关于文学的一些课程,翻阅了一些优质文学刊物。文学带给我的不仅是阅读的快乐,更是想象力的激发,让我的艺术触角向更广阔的世界伸展。

我清晰记得阅读首发在《花城》上的中篇小说《青衣》时的情景。“初识”筱燕秋的那个下午,室内刚刚供暖,我窝在宿舍里木质的椅子上,窗外的风摇晃着光秃的树干,一遍遍刮过玻璃,发出嗞嗞的声响。同学们说说笑笑,逐渐地,随着阅读,周围静谧下来。我被文字的浮力托举起来,游走于人物的内心世界,飞快地“直面”筱燕秋,一个转身,又撞见了春来。她们既具象又抽象,她们与我对视又与我擦肩而过,她们与我素昧平生又似曾相识。我“凝视”筱燕秋的身影,她拖着红白的水袖,徐徐走来。当我再次抬眼望向窗外,雪花沁润窗棂,朦胧动人。这一次难忘的阅读体验深深扎进了我的记忆,在岁月中生根发芽。

2012年,根据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推拿》在南京筹拍,我受康洪雷导演邀请进入剧组,饰演金嫣。我读了《推拿》,又重温了《青衣》。这一次,我决心通过我的肢体语言,将筱燕秋立在舞台上。非常幸运,我获得了毕飞宇老师的授权,将小说《青衣》改编为舞剧。

改编,压力不言而喻。2012年至2015年,舞剧《青衣》进入漫长的筹备阶段,我仍记得“亚彬和她的朋友们”第五季舞剧《生长》欧洲巡演路上,我不停地翻看原著。飞机、咖啡馆、后台、餐厅,过往的物理空间里挤满了小说原文。我时不时“看见”筱燕秋、春来、面瓜舞了一段,就回到字里行间。

我的笔记里逐渐列出不同舞段,秉承“亚彬和她的



▲舞剧《青衣》剧照,王亚彬饰筱燕秋。 刘海栋摄

朋友们”系列“以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,以中国元素呈现世界故事”的创作宗旨。小说中的筱燕秋具有很强的戏剧张力,这让每一位创作者的艺术设想都能得到充分实现。中、法、英、波4国艺术家共同奠定了这部舞剧的美学基调:打破传统舞剧4幕结构,以流动的“戏中戏”“日常生活”“潜意识 and 超现实”3条线索编织呈现筱燕秋的生命长度和浓度。所有转场均以视听语言的方式进行衔接,时空在故事讲述中不着痕迹,自然流淌。

2015年10月,舞剧《青衣》在国家大剧院首演。首演当晚,化妆间镜子里的我,已不再是我,我带着一个崭新的角色生命开始旅程。这是对心境的一种历练。王亚彬与筱燕秋成了最好的姐妹,将文学世界里的充沛情感、艺术家的逐梦人生在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展现。“亚彬和她的朋友们”跟随着舞剧《青衣》走到了祖国的大江南北、国外的不同城市。我们遇见很多热情而投入的观众,在剧场里一起感慨、拭泪,一起随舞剧探讨“生命该如何寄托”。

回眸舞剧《青衣》走过的这10年,借毕飞宇老师写在演出场刊上的话作为总结:“青衣从来就不是女性、角色或某个具体的人,她是东方大地上瑰丽的、独具魅力的魂。”

(作者单位:北京舞蹈学院)

从《陈三五娘》看梨园戏传承

黄文娟

好戏再登场!“经典传承——福建传统折子戏展演”中,压轴大戏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的传统老戏《陈三五娘》,3组演员同台演出,人物纷繁却严谨流畅。

梨园戏有“宋元南戏活化石”之称,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,《陈三五娘》是梨园戏最具代表性的剧目。它在梨园戏的地位,可比拟昆曲的《牡丹亭》。过去泉州女子追求自己的爱情,陈三五娘就是她们的榜样。

梨园戏有着800多年的历史,《陈三五娘》则至少流传了600多年,有先后6部明清刊本脉络清晰地传递下来。

难能可贵的是,《陈三五娘》至今仍在梨园戏舞台上演,且版本丰富:传统版、传承版、小剧场版、沉浸式演出版,还有与AI相结合的《陈三五娘·平行空间》……除此之外,潮剧、高甲戏、莆仙戏、岁剧(歌仔戏)、木偶戏都有《陈三五娘》的演出,包括川剧、评剧在内的

十几个剧种都曾“移植”过它。

回溯新中国成立前夕,古老的梨园戏濒临灭绝。1952年,晋江县(现晋江市)文化馆把散落农村、生计维艰的老艺人们召集起来,组成晋江县大梨园戏剧团,即现在梨园团的前身。新加入的成员与老艺人齐心协力,抢救记录几十个传统剧目,用画图例谱的方式记录“十八步科母”等表演科介和音乐曲牌,同时创作推陈出新的剧目,第一个戏便是《陈三五娘》,全面提高其文学性。1954年,《陈三五娘》参加华东地区戏曲观摩会演,大放异彩,梨园戏名声大振,被列入全国优秀剧种之林。

建团伊始,以林任生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们就以保护剧种血脉为己任,以谦虚且近乎严苛的方式看待梨园戏“戏改”,“量体裁衣”式地进行剧目整理。当时全剧的删减增盈都是在不损害原情节的基础上进行的。改编时,尽可能多保留曲子,使表演音乐具有完



▲《陈三五娘》剧照。 黄文娟供图

整性,名曲《因送哥嫂》就这样被原原本本保留下来。因此,“戏改”体现出的优点在今天依然值得借鉴:优化精当情节,对传统文本重要情节和曲词尽可能完整地保留,从小说文本中增加适当的情节来适应时代需要。

与此同时,新成员们也把老艺人口述记

面对面



▲周深演出照。 资料图片

“你们来自哪里?”
“中国台湾!”

周深的福州演唱会上,他与现场歌迷的互动,引来热烈的欢呼声,瞬间登上网络热搜。

出道11年,从《大鱼》《灯火里的中国》到《小美满》,他演唱过诸多大众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,带着音乐不断走向国际舞台。巡回演唱会从国内开到海外,一票难求……他的歌声,魅力何在?近日,人民日报记者对话周深,听他讲述歌声背后的故事。

记者:歌为心声。你最想跟大家呈现什么样的音乐?

周深:从心出发,是创作的起点。我不会去创作或者演唱自己都不被感动的作品。尤其是在这么多场演唱会后,我更加明确这一点。看到从各地赶来的歌迷,看到从七八岁到七八十岁的歌迷,大家因为音乐聚在一起。我时常感觉在和不同时空的自己“对话”。

《空壳》有句歌词,“我欣然都接受,空和满在此刻换手”。我时常想,音乐创作不正是如此吗?就是一个把自己装满、再将满载卸下、不断出发的过程。我用音乐写自己的人生日记,而每一页都有与我同频的人们,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

记者:你曾说,“希望做一个‘新人歌手’,永远带给大家新鲜感。”怎样营造这种新鲜感,又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强化歌者自身的辨识度?

周深:音乐永远在释放我们的想象,像水和容器。你的想象是方的,音乐就是方的;你的想象是圆的,音乐就是圆的。多好啊!音乐能盛满世间的故事。而我能做的,就是“绞尽脑汁”表达我对音乐理解的极限,保持站上舞台的敬畏感——我永远在想,怎样面对第一次听我唱歌的人。

每当全场合唱《灯火里的中国》《若梦》,我的心中都满是感动。唱一万次,我都还想再唱一万零一次!“怕你飞远去,怕你离我而去”……像我唱《大鱼》,从没有“轻松驾驭”的感觉,每次演唱的心境都是新的,会将自己的情感和故事带进去。所以前奏响起,我还是非常紧张,能感受到它对我的非凡意义。每一首歌都是我与音乐的链接,都是我和自己、和更多人情感产生的链接,我无比珍惜。这也许就是“周深”的辨识度。

记者:《灯火里的中国》《大鱼》等歌曲在海外也都有很好的反响和传播度。这种跨越国界、打动人心的力量是什么?流行音乐怎样更好挖掘、利用民族文化和音乐传统?

周深:读书时,我给国外老师们听《大鱼》,他们会感慨“这是你们中国音乐的样子”。我在《大鱼》尾声的哼唱,结合了美声唱法,而咬字和旋律是中国风格的。我当时就在想,“不一样”真的很有魅力!把自己的味儿唱足,就会吸引别人,反之,一味迎合会失去特色。

“中国风”的路很宽广。越来越多年轻人对民族音乐、民族乐器注入新的生命力,有电琵琶,有阮和吉他的跨界。“民族+流行”从来不是简单的元素叠加,它需要不割裂的融合,能把听众带入中国风格的意境中去。我会从听众角度去听自己的歌。比如,以故宫为主题的《光亮》中加了段戏腔,这种感觉像什么呢?有点像水墨画泼墨的那一笔,像诗歌抒情的段落,人们会愿意在这个意境中停留。听好歌,便是这样的心情。

记者:互联网时代,人人都可以是歌手,有评论甚至认为歌曲留住听众的时间已经进入“7秒刷歌”时代。面对庞大的创作覆盖面和创作主体,你怎样看待流行音乐的核心竞争力?

周深:现在任何一首歌曲都有可能某个瞬间、不同渠道被大家听到,更加百花齐放。音乐有自己的功能性和丰富性,无法用单一标准去判定。比音高?高音、中音、低音,各有其美。比风格?每个风格的味儿都不同,关键是掌握好你自己音乐风格,有自己的味儿。

最近,我有幸作为师资团的一员,参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音乐人才选拔节目《中国唱将》,去寻找更多能代表国家舞台的声音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感到了一种使命感!因为站在台上的他们,也是那个曾经渴望被听见的人。

流行音乐的核心竞争力始终是人。技巧的高超、词曲的走心、演绎的感染力,甚至是新鲜的编曲混音方式——那些让人“耳目一新”的声音,都是由人来完成的。唱出大众心声的歌手,艺术生命就会很长。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。

记者:对自己的未来,你有什么样的期待?

周深:我是从山村走出来的孩子,现在成了一名歌手,那么多的舞台向我敞开,这是我小时候不敢想的。所以我只能用“幸运的普通人”去概括自己,幸运自己赶上了这样的好时代。

当机会摆在面前,凭空想象,全是问题,得多去尝试。就像选歌,在录音棚唱一下Demo,才知道效果。我曾请教前辈老师“上台紧张怎么办”,答案就是“做好该做的、最基础的事情”。对我来说,这件事就是好好唱歌,珍惜每一个舞台。“向阳而行为热爱”,我相信认真的人总能得到回响。你的汗水洒在哪里,你的舞台就在哪里。

录的22出传统版《陈三五娘》小心翼翼地保留、复排出来,并由老艺人教授给新中国第一批梨园戏训练班的学员们。由蔡尤本等老艺人口述记录下的口述本,据说过去可以连续演出3至7个晚上。传统版《陈三五娘》在当时从未正式演出过,却保存了下来,使其能在几十年后被重新复排出来。

2002年,“二度梅”获得者曾静萍以传统口述本排出了三场十二折《陈三五娘》。从十五大学员的“睇灯”“投荔”到骨干演员的“赏花”“绣孤鸾”,再到曾静萍演出的“大闹”一折,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此后,“大闹”一折成为许多年轻歌迷“入坑”梨园戏的开端。

《陈三五娘》以人传戏,既是以演员传戏,也是以人物传戏。每一代优秀演员都从前辈老师、剧种那里得到滋养,又反哺给剧目、人物的诠释,最终凝结成剧种剧目的精华。就如最近,在新一代的“陈三”年轻演员陈珞珩身上,我们可以看到她的老师、第一代“陈三”蔡姬治的风采和唱法,也可以看到曾静萍精心“捏戏”的痕迹和表演韵味。这大概就是我们戏曲传承的真正含义。

(作者为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)